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公报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WUYUAN GONGBAO

11月20日 1962年第12号 (总号: 261) 1954年创刊

目 录

-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 (227)
-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呼吁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积极响应我国政府
三项建议的信…………… (241)
-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再次呼吁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积极响应我
国政府三项建议的信…………… (24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2年11月6日给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
馆的照会…………… (24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2年11月6日给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
馆的抗议照会…………… (24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2年11月13日给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
馆的抗议照会…………… (24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印度政府猖狂迫害华侨问
题的严重抗议声明…………… (250)
- 外交部部长陈毅关于坚决支持古巴革命政府1962年10月28日的
声明给古巴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雷希诺·佩德罗苏·
阿尔达玛的复照…………… (251)
- 国务院命令 (不另行文) …………… (253)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就中印边界問題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

閣下：

不幸的中印边境冲突已經进行了几个星期了。目前这个冲突不仅沒有停止，而且还有繼續扩大的迹象。中国政府感到严重的不安。許多亚非国家也感到非常关切。我不揣冒昧地写这封信，希望能够有助于閣下促进中印边界問題和平解决的努力。

一、中国一貫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問題。中国不仅同印度有边界問題，同許多西南邻邦也有边界問題。这些边界問題，究其根源來說，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我們这些国家还没有取得独立以前制造出来的。在我們这些国家相继取得独立之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又企图利用这种边界問題在我們新独立国家之間制造糾紛。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在处理这些边界問題的时候，应该认清楚这是亚非国家之間的問題，不同于亚非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問題；应该提高警惕，不上帝国主义挑拨离間的当。

这些边界問題，既然是历史遗留下的，新中国不能負責，新独立的有关国家也不能負責。因此，中国政府主张，在处理这些边界問題的时候，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經形成的实际情况；有关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另一方，而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和万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諒互让，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緬边界問題实际上比中印边界問題要复杂得多，但是，中緬两国本着上述精神，友好地解决了这个問題。同样地，中尼边界問題也在前不久取得了友好的解决。对于中印边界問題，中国政府也本着同样的精神，力求同印度和平友好地解决这个問題。但是，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作了一切可以設想的努力，为什么这个問題不仅沒有解决，反而演变成今天这样流血的边境冲突呢？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为了这个緣故，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紹一下中印边界問題的背景。

二、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一直是和平友好相处的。中印两国之間的边界虽然从

未正式划定，但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来到东方之前，中印之間从来没有发生过边界爭执。这是因为在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轄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中国人民尊重它，印度人民也尊重它。这条中印之間的传统习惯边界，它的东段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它的中段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它的西段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見附图一〇）。

在东段，印度政府提出爭議的传统习惯綫以北的地区，历来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地区包括西藏地方所屬的門隅、洛渝、下察隅三个部分，面积共为九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比利时或九个黎巴嫩。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居民是藏族或同藏族有密切血緣关系的民族。例如門巴族，就通用藏文，信奉喇嘛教。这个地区的地名大部分是用藏語命名的。例如，人們在这里把河叫做“曲”，娘江河叫娘江曲；把山口叫做“拉”，色山口叫“色拉”；把地方叫做“隅”，門地方叫“門隅”。这里的行政設制是同西藏其他部分一样的，基本的行政单位叫“宗”，例如，申隔宗、德让宗。一直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印度人来到这里以前，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在这里設置行政机构，委派官吏，征收赋稅，行使司法权力，这种行政管轄从来没有受到过怀疑。

在中段，印度政府提出爭議的传统习惯綫以东的各个地方，历来是属于中国的，面积共为二千平方公里。这些地方的居民几乎全部是藏族。这些地方历来受西藏地方政府管轄。西藏地方政府至今还保存着对这些地方行使管轄的有关文件。

在西段，印度政府提出爭議的传统习惯綫以东和以北的地区，历来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新疆所屬的阿克賽欽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一部分，面积共为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比利时或三个黎巴嫩。这个地区虽然人烟稀少，却历来是联结新疆和西藏阿里的交通命脉。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和維吾尔族的牧民經常在这一带放牧。阿克賽欽这个地名就是維吾尔語“中国的白石滩”的意思。这块地方一直到現在是在中国的管轄之下。

中印两国之間的传统习惯边界，不仅在很长时期內为中印两方所尊重，而且也反映在早期的英国官方地图上。一直到1865年以前，英国官方地图对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是

○ 附图略，以下同。

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的（見参考图一⊖），一直到1936年以前，英国官方地图对中印边界东段的画法是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的（見参考图二A和B）。

三、中印边界糾紛是英帝国主义侵略的遺产。英帝国主义在完全統治了印度以后，就利用印度人民的无权状态，以印度为基地，把它的侵略和扩张的矛头轉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的边疆。从十九世紀下半叶到二十世紀初，英帝国主义一直在积极进行侵略中国的西藏和新疆的阴谋活动。它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門，以便同它侵略中国沿海和中国心脏地区的活动遙相呼应。1911年，中国发生了推翻专制皇朝的革命。英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时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謂宗主权的办法，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會議上，英国代表也未敢公开提出分割中国大片領土的要求。英国代表是在这个會議的外边，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換文的方式，画出了那条臭名昭彰的所謂麦克馬洪线，企图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領土划归英屬印度。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馬洪线。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不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馬洪线。因此，一直到1936年以前，連英国政府自己都不敢公开把这条线画在地图上。

非法的麦克馬洪线完全是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英帝国主义虽然制造了这条非法的麦克馬洪线，它在很长时期內沒有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馬洪线以南的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利用当时中国政府无力过問西南边疆的机会，英帝国主义才占領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

在中印边界西段，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帝国主义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新疆腹地的捷徑，曾經覬覦这块地势比較平坦的阿克賽欽，派遣軍事情报人員潛入这一带地方进行非法勘察。这些人員秉承英帝国主义的意旨，設計了种种割裂新疆的界线。英国政府曾經一度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中印边界西段的传统习惯线，但是，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絕。

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間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界线，用割裂中国領土、扩大英屬印度

⊖ 参考图略，以下同。

領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但是，即使如此，它也不敢完全否定中印之間的传统习惯界线，把它阴谋制造的非法的边界线和盘托出。从1865年到1954年以前，英国和印度的地图都没有标出中印边界西段的界线，或者模糊地画出而注明是未定界。从1936年起，东段的非法的麦克馬洪线才出现在英国和印度的地图上，但是，直到1954年以前，还注明是未标定界（見参考图三）。

四、印度和中国相继在1947年和1949年取得独立。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的关系。但是，由于印度方面的原因，中印两国关系从一开始也同时存在着阴暗的一面。

由于两国的共同努力，中印很早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了中印两国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使中印友好关系有过一定的发展。我们两国本来应该摒弃一切帝国主义的遗产，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相互的友好关系。但是，印度政府承继了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地方的野心，一直把西藏看作是它的势力范围，至少要把西藏变成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区。因此，在1950年，印度政府曾经竭力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在这种企图不能得逞以后，印度就在中印边界东段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馬洪线推进，完全侵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中段，印度除了早已承继了英帝国主义对于桑、葱莎的侵占以外，又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在1954年以后，印度还侵占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巴里加斯。

印度一方面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另一方面突然在1954年出版的官方地图上片面修改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线，把英帝国主义阴谋制造的中印边界线和盘托出，并且作为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强迫中国接受（見参考图四）。

中国政府不承认印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但是，中国政府主张中印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在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中国不承认所谓麦克馬洪线，但是，为了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不越过这条线。关于牵涉到两国边界的地图问题，只有在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以后，才能使双方的地图取得一致。中緬两国和中尼两国关于双方边界的地图，都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取得一致的。尽管中国出版的地图关于中印边界的画法是有历史和事实的根据的，但是，由于中印边界尚未正式划定，中国从不把自己的地图强加于印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决不接受

印度片面修改了的地图。

由于中国方面坚持通过和平談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問題的方針，从1950年到1958年，中印边境一般是平靜的，虽然在这个时期，印度已經为挑起日后的边界糾紛和边境冲突播下了种子。

五、西藏叛乱后，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大片領土要求。1959年3月，在中国西藏地方发生了农奴主的叛乱。印度政府不仅支持和鼓励这次叛乱，而且在这次叛乱被平定以后，收容残余叛匪，纵容他們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在西藏叛乱爆发后不久，尼赫魯总理就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大片領土要求。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已經被印度占領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領土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沒有被印度占領过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区是属于印度的（見附图二）。

印度对阿克賽欽的領土要求是凭空提出来的，是完全沒有根据的。这个地区历来是在中国的管轄之下。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这一地区从新疆进入西藏的阿里。1956年到1957年，中国方面又在这个地区修筑了工程浩大的新藏公路。事实上，一直到1958年，印度从来沒有对中国管轄这个地区的事实提出异議。可是，印度政府現在說，这个地区一直是属于印度的，只是到了1957年，中国人才偷偷地进入这个地区。人們不能理解，如果这个地区一直是在印度的管轄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經過这里进入西藏并且修筑了一条工程浩大的公路，它为什么沒有发现呢？印度政府只是在中国出版的一本画报上了解到中国修筑了这条公路。1958年9月，印度方面派出巡邏人員侵入这个地区，但是，立即被中国边防人員扣留。如果这个地区果真是在印度的管轄之下，怎么可能出現这样的情况呢？事实上，尼赫魯总理在1959年9月10日在印度联邦院也說过，这个地区“一直沒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轄”。他在同年11月23日，又在印度联邦院說，“据我所知，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沒有一个人居住，也沒有任何前哨据点”。尼赫魯总理虽然无法正确判断中国方面的情况，但是，他的話的确权威地証明了印度从来沒有管轄过这个地区。

印度已經占領了中印边界东段的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領土和中段的二千平方公里的領土，現在还要占領中印边界西段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領土。这就是說，在印度看来，已經被它占領的中国領土是它的，还未被它占領的中国領土也是它的。这是耀武

揚威的英帝国主义都沒有敢于向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提出过的要求。新独立的印度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完全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的。

問題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印度向中国提出了全面的領土要求，而且还在于印度接着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来实现它的領土要求。印度武装部队在东段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馬洪綫，侵占了綫北的塔馬頓、朗久和兼則馬尼，并且在1959年8月在侵占朗久的过程中挑起了第一次边境流血冲突。1959年10月，印度武装部队又在西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在空喀山口挑起了更严重的边境流血冲突。这两次边境冲突是印度要使中印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預兆。

六、中国政府认为，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必須設法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同时迅速开始談判，爭取和平解决边界問題。中国政府决心采取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可能措施，阻止局势的恶化。

1959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建議，双方武装部队沿整个中印边界的实际控制綫各自后撤20公里，并且停止巡邏。这里所說的实际控制綫，在西段和中段，除了本函第四节所述已經被印度侵占的中国領土外，同传统习惯綫是一致的；在东段，除当时仍被印度侵占的兼則馬尼外，同非法的麦克馬洪綫是一致的（見附图三）。中国政府还建議，两国总理举行会談，討論中印边界問題。但是，印度政府拒絕了这些建議。印度政府在1959年11月16日提出一个反建議，主张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賽欽地区，中国的所有人員撤退到印度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綫以东，印度的所有人員撤退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綫以西。由于印度实际上沒有进入过这个地区，印度这个建議的含义，只是要中国人員片面地从自己的大片領土上撤出。中国政府当即向印度政府提出責問，既然印度政府主张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西段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綫后面，印度政府是不是同意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东段也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綫后面，那就是說，印度撤退到中国指出的传统习惯綫以南，中国撤退到印度主张的所謂麦克馬洪綫以北。印度政府无言以对，只是坚持它的建議只适用于中印边界西段。看来很清楚，印度政府对于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談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問題，是沒有兴趣的；对于在实际控制綫的基础上隔离双方武装部队以避免边境冲突，也是沒有兴趣的。它所追求的，只是如何用武装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把中国人員从中国的領土上挤走。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认为，避免边境冲突是最迫切的事情，因而在印度政府拒絕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綫各自后撤 20 公里并且停止巡邏的建議以后，中国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一边停止了巡邏。中国政府希望，这样做最少可以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从而有助于避免边境冲突，保持边境安宁。

七、为了謀求中印边界問題的和平解决，中国总理在1960年4月訪問新德里，同尼赫魯总理举行了会談。在会談中，我反复說明：边界問題应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应该維持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为了避免冲突，应该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在会談結束的时候，我把会談中出現的共同点或接近点归納为六点，即：

1、双方边界存在着爭議。

2、在两国之間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实际控制綫。

3、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4、两国边界問題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5、在两国边界問題經過商談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綫，不提出領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調整。

6、为了保証边界安宁，便于商談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繼續停止巡邏。

我建議把这些共同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繼續商談。这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以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而且包括了尼赫魯总理在会談中亲口向我表达的观点。但是，尼赫魯总理竟然拒絕把这六点肯定下来。这个拒絕实际上意味着印度政府不願意承认在两国之間存在着实际控制綫，不願意同意在两国边界問題通过談判得到解决之前遵守实际控制綫，而不提出領土要求作为談判的先决条件；不願意为了避免边境冲突而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甚至不願意承认双方边界存在着爭議这个客观事实。在这次会談中，尼赫魯总理的态度是要中国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印度的領土要求，不容許有任何談判的余地。这些要求是英帝国主义都沒有敢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尼赫魯总理明知道中国政府是絕對不会接受这些要求的。他坚持这些要求，显然是别有用心地要使中印边界問題长期悬而不决，使中印边境局势长期紧张下去。

随后，在1960年6月至12月的两国官员会晤中，中国方面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出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的根据的。但是，印度方面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和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中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是属于印度的。这样，两国官员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八、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在两国总理会谈中表现的和解诚意当作软弱可欺，把中国单方面地停止边境巡逻当作有隙可乘。因此，在两国官员会晤结束后，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界西段，后在东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进行越来越严重的武装挑衅。

在中印边界西段，从1961年起，特别是从今年4月起，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境内入侵，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到这次中印边境冲突全面爆发之前，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一共设立了43个侵占据点（见附图四）。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用尼赫鲁总理1962年6月20日在印度人民院里讲的话来说，“印度设置了一些危及中国人的哨所的新的巡逻哨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的活动，中国人才不得不也进行活动。全世界有见识的人士都深知，这些地区的情况一直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中国人对此感到关切”。印度的《闪电报》当时公开宣扬，印度在这里已经占领一块二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土地，并且认为这是国防部长梅农所制定的“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入侵的印度军队不断地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印度的飞机不断地侵犯中国领空，恣意进行骚扰。印度方面的这些有增无已的挑衅行动，使中印边界西段的局势急剧地紧张和严重起来。

由于中国方面的极大克制和忍让，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入侵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于是它就更进一步地把入侵的活动扩大到中印边界东段。从今年6月起，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线北的扯冬地区，不断扩大侵占范围（见附图四），并且连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打死打伤47名中国边防人员。这样，在这次全面的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之前，印度方面已经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造成了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

九、在印度的入侵和挑衅日益加剧和中印边界局势日益严重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开第一枪；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开枪还击。中国政府一方面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议和警告，声明决不承认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坚决要求印度撤出中国领土；另一方面丝毫也不放松争取通过谈判来改善中印关系、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

中国方面认为，任何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的步骤也必将有助于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鉴于1954年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将于1962年6月满期，从1961年12月到1962年5月，中国政府三次建议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来的协定。缔结这个新的协定虽然与中印边界问题无关，但是无疑会有助于改善中印关系。中国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善意的。但是，印度政府却要中国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作为缔结这个新的协定的先决条件，毫无道理地拒绝了中国的建议。

正是由于中印边境局势日趋紧张，中国政府更加强调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印度政府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直到今年7月26日，印度政府才含糊地表示了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的愿望。中国政府当即在8月4日的照会中作出积极响应，并且建议尽速举行这种讨论。

但是，印度政府在8月22日的照会中突然改变腔调，坚持中国必须首先从中印边界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然后才能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这是印度企图把自己的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的一种片面的先决条件。中国政府在9月13日的照会中指出，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不应该附有任何先决条件，并且进一步建议，双方代表从10月15日起，轮流先在北京、后在德里开始边界问题的讨论。同时，为了和缓边境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又一次建议，双方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

但是，印度政府在9月19日的照会中拒绝了中印方面的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和不附加先决条件地讨论边界问题的建议，仅仅同意了中印提出的讨论的日期和地点，坚持讨论的内容只能是中国从中印边界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的问题。中国政府在10月3日的照会中再次建议，双方迅速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举行边界问题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拒绝讨论对方可能提出来的任何有关边界的问题。这个建议对于双方

中的任何一方都是公正的。

但是，印度政府在10月6日的复照中不仅拒绝了中国的上述公正建议，而且还在原有的先决条件之外，提出了新的先决条件，要求中国部队撤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扯冬地区。这样，印度政府出尔反尔，提出越来越多的先决条件，终于堵塞了讨论边界问题的谈判之门。

十、印度由于对中国作了一系列错误的估计，不仅拒绝中国的和平建议，而且终于走上了军事冒险的道路。印度以为中国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图牵制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西南地区的防务空虚，因而认为这是它在中印边界全线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良好时机。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方军区”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军团，并且任命考尔中将作为这个军团的司令。10月12日，尼赫鲁总理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实际是中国领土上“清除掉”。10月14日，印度前任国防部长梅农声明，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10月16日，尼赫鲁总理从国外刚刚回到新德里，立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加紧作战部署。10月17日，印度军队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对中国方面开始了猛烈的炮火攻击。10月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10月20日清晨，印度军队终于按照尼赫鲁总理的命令，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只是在受到印度军队的多次猖狂进攻、遭到严重伤亡的情况下，才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而不得不实行坚决的自卫还击。

十一、所有的有关事实表明，这次严重的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蓄意制造出来的。尼赫鲁总理本年11月11日在新德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宣布，印度早在两年以前就拟定了针对中国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对于战斗的规模、战斗开始后的前进和后退等具体情节，都作了规定。但是，印度政府却颠倒黑白，诬蔑中国边防部队在9月8日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西端部分，从而导致了这次全面边境冲突。这是不折不扣的撒谎。实际上早在9月8日以前，正是印度军队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西端部分。这是抵赖不了的。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着1914年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原图。根据这张原图，这条线的西端起点的纬度清清楚楚地是北纬27度44.6分（见参考图五和六）。印度政府为了辩解它对线北扯冬地区的侵占，硬说这条线的西端起点是在北

緯27度48分，这一带的中印边界是在所謂塔格拉山脊的分水岭。但是，在所謂麦克馬洪綫的原图上的經緯度是改变不了的，在这张原图上根本没有塔格拉山脊这个名称。而且，中国在这次边境冲突中繳获的印度軍用草图，也明确地标明扯冬地区是在非法的麦克馬洪綫以北。印度故意越过非法的麦克馬洪綫，侵占綫北的扯冬地区，并且公开宣布要把中国边防部队从这个地区“清除掉”，这恰恰証明这次边境冲突是印度一手蓄意制造出来的。

中国政府对于非法的麦克馬洪綫的立場是一貫的。中国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馬洪綫，但是，为了爭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問題，中国也不越过这条綫。事实是，印度首先向北越过了这条非法的麦克馬洪綫，并且以綫南的地方为基地，向中国的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規模的武装进攻。这样，印度政府就用自己的手最后地破坏了这条綫的約束。为了防止印度軍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当然沒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馬洪綫的約束。中国一貫爭取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印边界問題。中国边防部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馬洪綫是不得已的。但是，正如同过去三年中国方面的忍让克制所追求的目的一样，現在，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被迫自卫还击，也仍然是为了促进中印边界問題的和平解决。中国边防部队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馬洪綫，进驻了一些地方，但是，中国方面并不想依靠这样的行动，来解决中印边界东段問題。同过去一样，現在中国政府仍然认为，中印边界东段問題以及整个中印边界問題，只能通过和平談判求得对双方都公平合理的解决。

十二、10月24日，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的第四天，中国政府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談判、解决中印边界問題，发表声明，提出了三項建議：

-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問題必須通过談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間的实际控制綫，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綫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 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項建議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願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綫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証不越过实际控制綫，即传统习惯綫。

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員談判。

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謀求中印边界問題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談。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願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談。

正如中国政府声明所闡明的，这三項建議中所說的实际控制綫，不是指目前边境冲突中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綫，而是指1959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存在于当时中印边界全綫的实际控制綫。这表明，中国政府决不承认1959年以来印度方面越过这条实际控制綫、侵占中国領土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决不因为在最近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

中国的第一項建議的实质，就是恢复三年来中印边境局势复杂化以前的1959年的中印边界状况，并且使双方武装部队从当时的实际控制綫各自后撤20公里。这一項建議要求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项建議，中国边防部队不仅要从目前所谓麦克馬洪綫以南的駐地撤到这条綫以北，而且还要从这条綫更往北后撤20公里，而印度军队則从这条綫往南后撤20公里。如果从目前中国边防部队已經达到的所谓麦克馬洪綫以南的达旺及其附近算起，中国边防部队要撤退約40公里，而印度军队則仅撤退一两公里，甚至不撤（見附图五）。

中国所以重申并且强调双方武装部队各自从实际控制綫后撤20公里的建議，这是因为經過近三年的痛苦經驗，中国政府深深地体会到，在有爭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边境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实际控制綫并不等于两国的边界綫。承认和尊重这条实际控制綫，并不妨碍双方保留各自对边界的主张，而却能为重开和平談判、解决边界問題創造良好气氛。

十三、中国政府原本期待印度政府是会对中国的三項建議进行了慎重的考虑以后才作出响应的。但是，印度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建議提交給印度政府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拒絕了中国的建議，并且誣蔑中国的建議是騙人的。印度政府提出，除非恢复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全綫的状态，否則就不能进行談判，并且声明它只准备“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談判。

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月8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度军队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馬洪綫以北的中国領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

印度軍隊重新侵占它們从1959年以来在中国境內建立的軍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軍隊凭借他們已經侵占的有利軍事地位在10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規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9月8日的边界状态，或是恢复10月20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

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年11月7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年9月8日的边界状态，就証明印度政府从1959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領土。印度建議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軍隊越过实际控制綫、侵占中国領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議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靜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議，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領土；按照中国的建議，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軍隊后撤的距离。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議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議对于双方說来，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中国方面还提出举行两国总理会談，欢迎尼赫魯总理到北京来；如果印度政府认为有所不便，中国总理准备再一次到新德里去。中国提出这样和解的建議，显然是对印度的威信和体面作了充分考虑的。印度政府強調它只准备“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談判。但是，它的建議表明，它只考虑自己的体面、尊严和自尊，而不允許对方有体面、尊严和自尊。

十四、我在尼赫魯总理拒絕了我的第一次呼吁以后，又向他发出了第二次呼吁，希望他回到談判桌子上来。但是，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印度政府不仅无意进行和平談判，而且决心繼續訴諸武力。印度政府公开宣称印度事实上已經同中国处于交战状态。印度政府向印度議會提出了、印度議會也已經通过了所謂“把中国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出去”的決議案。印度总统已經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印度已經成立战时內閣，进行軍事动员，发行战争公債，并且开始把印度經濟轉移到“战争的基础上”。战争歇斯底里籠罩着整个印度。尼赫魯总理把中印人民的友誼完全置之不顾，公开散布仇恨中国人民的种子，到处号召印度人民同中国人民长期打下去。印度政府加紧迫害在印度的华侨，无理封閉中国銀行在印度的分支机构，粗暴限制中国駐印度使領館人員的行动，甚至考虑同中国絕交。印度政府脱下“不結盟”的外衣，公开向美国乞求軍事援

助，并且正在得到美国軍火的源源接济。大批印度军队和大量美国軍火正在急如星火地向中印边界地区运送。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印度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攻击。印度报纸不断宣传印度就要举行大反攻。这一切表明，更大规模的边境冲突的危险正在严重地增长着。

十五、中国和印度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为了阻止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三年来，中国政府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边界问题。三年来，几乎所有谈判的建议都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为了谈判，中国总理去过新德里，并且还准备再去。但是，三年来，印度政府常常是拒绝谈判，或者是勉强同意了谈判，也不解决任何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维持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具体地说，就是维持1959年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但是，印度方面先是在中印边界西段越过了实际控制线，最后甚至破坏了它自己在东段所主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要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印度硬是要双方武装部队保持接触。中国政府主张，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应该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停止巡逻，并且在印度拒绝了中国的建议之后，单方面地在边界自己的一边停止了巡逻。印度武装部队却利用中国单方面停止巡逻的空隙，侵入中国领土，建立军事据点，步步进逼，使中印边境冲突终于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印度政府具有一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中印边境局势是决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幸的地步的。今天这种不幸的局面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印度政府所以要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边界问题本身，毋宁说是为了利用这种局面，煽起反华运动，对内转移人民视线，加重人民的负担，打击进步力量，对外求得更多的美援。

十六、閣下，我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向你陈述中印边界问题的始末的。但是，閣下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我们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中印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目前的边境冲突发展成为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这场边境冲突必须而且终究会和平解决的。

自从中印边界问题发生以来，为了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许多亚非国家的

领导人作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我们亚非国家的大敌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我们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改变落后经济面貌的迫切的建设任务；中印两个亚洲大国应该和平地解决边界问题，恢复中印友好，加强亚非团结，共同对付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他们呼吁中印双方停止武装冲突，立即进行谈判，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大国。中印边界问题只有通过中印双方直接谈判才能取得双方都满意的解决。中国政府热烈欢迎并且衷心感谢友好的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而不介入纠纷的公正努力。我诚挚地希望阁下主持公道，继续运用自己的崇高影响，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11月15日于北京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呼吁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积极响应 我国政府三项建议的信

新德里

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理阁下：

在我们两国之间竟然发生了目前这样严重的边境冲突，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剧烈的战斗还在进行。在此紧急的时刻，我不准备回述这一场冲突的来由。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为了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中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建议：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二) 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項建議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願意通過雙方協商，把邊界東段的中国边防部隊撤回到實際控制綫以北；同時，在邊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雙方保證不越過實際控制綫，即傳統習慣綫。

有關雙方武裝部隊脫離接觸和停止武裝衝突事宜，由中印兩國政府指派官員談判。

(三) 為了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友好解決，中印兩國總理應該再一次舉行會談。在雙方認為適當的時候，中國政府歡迎印度總理前來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國總理願意前往德里，進行會談。

幾千年來，中印兩國人民是友好的，在今後的世世代代中，我們兩國人民也要友好下去。我們兩國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共同參加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萬隆會議。我們兩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共同利益，遠遠超過我們兩國之間存在的一切分歧。我們對於中印友好、亞非團結和亞洲和平負有重大的責任，這種深刻的責任感驅使我向你發出誠摯的呼喚，希望你对上述三項建議作出積極的響應。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簽字）

1962年10月24日於北京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再次 呼喚印度共和國總理尼赫魯積極響應 我國政府三項建議的信

新德里

印度共和國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先生閣下

尊敬的總理先生：

我感謝你10月27日的來信。我也收到了來信所附印度政府10月24日的聲明。

這次不幸的邊境衝突終於發生，而且至今沒有停止，這對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說來，的確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同其他的亞非國家一樣，中國的大敵是帝國主義。大敵

当前，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却由于彼此之间的分歧而兵戎相见，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尽管我们对造成目前中印之间严重局势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使我感到高兴的是，閣下也认为我们应该朝前看，不仅要扭转目前的局势，而且要使中印关系恢复到、甚至超过早先那种热烈和友好的局面。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确有这种共同的愿望，我们一定能够经过共同努力，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找到一条为双方都能接受的道路。

中国政府10月24日的三项建议，正是本着恢复1959年以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精神提出来的。閣下说，你和你的同事们对中国政府这些建议的确切含义有些弄不清楚。虽然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已经指出这些建议的来源和含义，但是，我仍愿意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说明。

正如中国政府10月24日的声明所指出的，关于中印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的建议，是中国政府早在1959年就提出来的，更具体地说，是我在1959年11月7日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中国政府现在是重申这一建议。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仍然是1959年11月7日当时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具体地说，它在东段大体上同所谓麦克马洪线一致；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同中国一贯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一致。中国政府所以着重地重新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根据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深深地体会到，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按照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而且，閣下一定知道，这项建议具体执行起来，中国武装部队在东段从现在驻地后撤的距离，会远远超过20公里。印度政府在10月24日的声明中，把中国政府这项公正的建议说成是骗局，说成是为了愚弄人。这使得中国政府感到十分遗憾。閣下显然知道，实行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并不等于边界问题的解决，因此，丝毫不妨碍双方保留各自对边界的主张。不管我们双方对中印边界问题有着怎样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我们两国在1959年以前友好相处，为什

么到了1959年以后就不能友好相处了呢？当然，我们都希望边界问题能够尽快地友好解决，但是，为什么在边界问题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两国就一定要兵戎相见呢？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全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的建議，正是为了創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即使边界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保证在边境上不发生冲突。

印度政府在它的声明中说，印度“只能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会谈，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議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基础。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議，中印双方就可以迅速指派官员，就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进行谈判。在这一谈判取得结果并且付诸实施的时候，两国总理就可以举行会谈，进一步謀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

你在来信中说，“逆转印中关系恶化趋向的明白而直截了当的方法”是中国方面接受印度政府声明第五点中所提出的建議，即“恢复1962年9月8日前存在于印中边界全线的局面”。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说，印度方面的这个建議是同扭转目前的局势和恢复中印友好关系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我不愿意恢复旧的爭論。但是，既然谈到所谓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中印边界状况，我就不能不指出，这种状况是不公正的，它孕育着边境冲突，它是不应该恢复的。就东段而言，我相信，印度政府一定掌握1914年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原图。根据这张原图，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西端起点，分明是在北纬27度44.6分。可是，印度政府硬说是在北纬27度48分，并且以此为理由，不仅拒不撤走在该北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而且积极部署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要把守卫着这个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清除掉”。这就是9月8日以前中印边界东段的状况，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就西段而言，阿克赛钦地区从来就在中国管辖之下。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通过这里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的。从1956年到1957年，中国政府又通过这里修筑了工程浩大的新藏公路。可是，印度政府硬说，只是到了1957年中国方面才到了这个地区，并且以此为借口，从1961年起，使用武力片面改变西段边界状况，侵占了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建立了四十多个军事据点。这就是9月8日以前中印边界西段的状况，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

中国政府认为，这次边境冲突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为了迅速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论冲突的发展如何，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战胜者自居。中国政府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10月24日的三项建议的。这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互相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但是，印度政府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只适宜于强迫战败者接受的屈辱条件。总理阁下，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片面要求强加于另一方。印度有自尊，中国也有自尊，正是从维护中印双方的这种自尊出发，中国政府才提出10月24日的三项建议。我诚挚地呼吁阁下再一次考虑这三项建议，并且作出积极的响应。

尊敬的总理先生，自从不幸的中印边境冲突发生以来，许多亚非国家向我们两国发出呼吁，希望我们停止冲突，恢复谈判。他们说，我们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亚非国家应该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我深信，他们的用心是善良的，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辜负他们的殷切的期望。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签字）

1962年11月4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2年11月6日 给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照会

印度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致意，并且就印度政府外交部1962年10月26日的来照申述如下：

印度政府的这个来照是答复中国政府1962年10月20日的照会的。中国政府的照会就印度侵略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提出了最紧急、

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議。印度政府在复照中妄图用顛倒黑白的慣技，来推卸其拒絕和平談判和发动武装进攻的罪責。但是，事实俱在，是抵賴不了的。

第一、拒絕談判的是印度。远的不說，仅从1962年7月26日到10月6日，中印双方曾就談判問題先后交换了七个照会。中国政府三次提出双方迅速无条件地在两国官員会晤报告的基础上討論边界問題的建議，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絕。甚至中国政府提出的在討論过程中双方都不拒絕討論对方提出的任何有关边界問題的主张，也遭到印度方面的反对。印度政府先是提出要中国从西段自己大片領土上撤出的先决条件，其后又提出要中国从东段自己的另一片領土上撤出的又一个先决条件，并且一直頑固地宣称，除非中国方面接受它的先决条件，否則就不能举行任何討論。这样，印度政府终于在它10月6日的照会中，断然关闭了談判的大門。

第二、发动进攻的也是印度。如所周知，从1962年9月20日午夜起，盘踞在非法的麦克馬洪綫以北中国扯冬地区的印度侵略軍就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攻击。截至10月10日，印度方面在多次进攻中，共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員47人。中国政府为此先后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七次最严重的抗議，并且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进攻。遺憾的是，印度方面一直把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忍让視為軟弱可欺，不顾中国的多次抗議和警告，恣意扩大侵略范围，加紧进攻。10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魯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軍隊从中国領土上“清除掉”。10月17日，印度軍隊不仅在东段而且在西段，同时对中国边防部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攻击。10月18日，印度国防部官員得意地宣布，已經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最后，10月20日清晨，印度軍隊终于按照尼赫魯总理的命令，发动了大規模的全面进攻。中国方面只是在自己的边防部队受到印度方面多次的猖狂进攻、遭到严重伤亡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进行坚决的自卫。怎么能說，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回击是挑起战火呢？难道只許印度方面有发动进攻的权利，而中国方面就沒有实行自卫的权利了嗎？

第三、直到現在，印度政府仍然拒絕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停止冲突和重开談判，并且还在积极准备更大規模的进攻。中印之間发生了严重的边境冲突是不幸的。四天之后，10月24日，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提出了三項和平建議。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些建議是公平合理的，是挽救目前危險局势的唯一途径。但是，印度政府的来照却提出什

么“必須恢复1962年9月初的状况，才能考虑任何会谈。”这就是說，印度方面仍然要卷土重来，“保持他們几年来用武力夺取到的东西”，并且恢复它在10月20日前向中国方面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态势。这是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的。

与此同时，印度方面正在全国范围内加紧反华动员。印度总统在10月26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印度总理宣称，要同中国人长期打下去。印度国防部长和內政部长等还亲自飞往边境进行视察和部署。印度方面正在向边境东、西两段调集大量军队、組織新的部队和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特别严重的是，印度方面正在依靠美国接济大量的军火。印度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炮轰和攻击。印度飞机仍在不断侵入中国領空，进行侦察和骚扰。印度国防部发言人宣称，印度军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进攻”。总之，印度方面正在用尽一切办法制造战时气氛，煽动反华浪潮，迫害在印度的华侨，蛮横无理地封閉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的中国银行分行，并且加紧军事部署，准备向中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

上述事实証明印方10月26日来照的种种說法都是虛构和詭辯。当前的問題是要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军事冲突，謀求和平解决边界問題，而不是进行无休止的爭論。中国政府再次要求印度政府严肃考虑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三項建議，并作出积极的响应。如果印度方面执意訴諸武力，繼續扩大冲突，一切后果必須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責任。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2年11月6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2年11月6日 給印度共和国駐华大使館的抗議照会

印度駐华大使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駐华大使館致意，并且申述如下：

根据中国边防部队的报告，从1962年10月29日以来，駐扎在中印边境西段印度境内

楚舒勒、丁如泽地区的印度军队，連續使用榴弹炮和重型迫击炮，向中国西藏境内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炮击，到11月3日为止共打炮一百七十余发。具体事例如下：

(一) 10月29日18时25分至19时30分，驻扎在楚舒勒的印度军队向中国西藏境内位于斯潘古尔湖西北的中国边防哨所打炮二十余发；

(二) 10月30日18时至19时许，驻扎在丁如泽的印度军队向中国西藏境内位于斯潘古尔湖以西和西南的中国边防哨所打炮约五十发；

(三) 10月31日19时30分，驻扎在楚舒勒附近的印度军队向中国西藏境内的拉附近的中国边防哨所打炮约三十发；

(四) 11月2日19时许，驻扎在丁如泽东南地区的印度军队向中国西藏境内热琼附近的中国边防哨所打炮近二十发；

(五) 11月3日18时许，驻扎在上述地区的印度军队向中国西藏境内的拉附近的中国边防哨所打炮五十余发。

中国对印度军队的上述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严重事件，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必须指出，印度方面目前正在楚舒勒地区集结重兵，准备向中国境内发动新的进攻。印度军队连日来以重炮袭击中国边防部队，正是这种进攻的前奏。如果印度方面继续玩火，执意扩大冲突，中国方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被迫自卫回击。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2年11月6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2年11月13日 给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抗议照会

印度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致意，并且申述如下：

印度外交部于11月7日和8日連續致中国駐印度大使館兩件照會。7日照會稱，自通知之日起，凡中国使領館人員（無論外交官或非外交官）及其妻子、儿女不得离开印度，除非事先获得印度外交部的許可証。同时，限制中国人只能从印度政府指定的四个口岸离开印度。8日照會稱，印度政府頒布命令，任何中国人未先获得所謂有关登記官員的书面許可，不得离开居住地，也不得离开住所24小时以上。11月8日，中国駐加尔各答总領事館人員乘車外出，受到印度警官的阻拦。該警官声称奉政府命令，要强坐中国总領事館的汽車，同車監視該館人員外出。中国政府认为，上述兩項規定和印度警官强坐中国总領事館汽車的事件是极端无理的。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对待印度駐中国的任何官方机构一向和对待所有其它外国駐中国的官方机构一样，給予完全同等待遇，而从未采取过任何单独規定或歧視性措施。这一点，印度政府，特别是印度駐華大使館應該是完全了解的。而印度政府制定上述无理規定只是单独針對中国駐印度代表机构的人員和旅居印度的华侨。这不仅是对中国人的歧視和特殊限制，而且是一种破坏公认的国际慣例的行为。印度警察当局的蛮橫措施，不仅妨碍中国总領事館履行正常职务，而且直接侵犯中国总領事館人員的人身自由。中国政府对上述歧視規定和蛮橫措施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議，并且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取消上述兩項无理規定和制止印度警官的粗暴行为。

自从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发动大規模軍事进攻后，印度当局加紧反华措施，在印度人民中間大力制造仇視中国的气氛。继封閉和接管中国銀行在印度的两个分支机构和更加疯狂地迫害华侨之后，印度政府竟又頒布专为限制和歧視包括中国外交官員在內的中国人的法令，甚至发生上述印度警官要强坐中国总領事館汽車的粗暴事件。印度政府的反华行动竟不择手段地发展到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中国政府願意奉劝印度政府，纵然印度政府完全不顾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也应该尊重起碼的国际慣例和外交关系准則。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2年11月13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 印度政府猖狂迫害华侨问题的严重抗议声明

1962年11月8日

印度政府坚持其扩张主义的政策，蓄意挑起中印边界纠纷，进行大规模的反华活动以来，不断地对旅居印度的华侨进行了粗暴的迫害。

华侨旅居印度历史悠久，一向安分守己，尊重当地法律，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然而，三年来，印度政府却捏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华侨从事“反印活动”，以煽动反华情绪并对华侨进行迫害。许多华侨受到印度当局的无理传讯、罚款、拘押、监禁。已有二百多名华侨被强制出境。印度政府还以各种阴谋手段摧残华侨学校和华侨报馆。对印度政府这一系列迫害华侨的活动，我国政府曾向印度政府多次提出了交涉和抗议，驳斥了所谓华侨从事“反印活动”的谣言，要求印度政府尊重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停止对华侨的无理迫害。但是，印度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坚持其迫害政策。

今年10月20日以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的同时，印度政府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对华侨进一步进行猖狂的迫害。印度总统颁布了针对华侨的1962年外国人法（实施和补充）条例，为印度政府肆意加紧迫害华侨制造根据。印度当局对所有华侨进行了全面的监视和管制，剥夺了华侨的正常活动的自由。印度当局还接连在各地大批逮捕华侨，继续无理强制华侨出境，并竟然胁迫华侨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在印度不少地方发生了暴徒殴打华侨，捣毁、抢劫华侨商店的事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现这种暴行时，警察竟在旁观看，不加制止。这就明显地暴露了这些暴行是受到印度当局的鼓励和慫恿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迫害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且有日益扩大和加剧之势。

印度政府对我国在印的无辜侨民的猖狂迫害，粗暴地破坏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惯例。这只能在世界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印度统治集团敌视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面目。印度政府对华侨的无理迫害，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和广大华侨的极大愤慨，同时也一定会

遭到印度人民的唾弃。对旅居印度的受难侨胞，我們謹致以深切的慰問，希望他們繼續團結爱国，繼續維護同印度人民的友誼。对印度政府这一系列无理迫害华侨的行为，我們特此表示强烈的譴責和提出严重的抗議，并且对于华侨因受到迫害而遭受的一切損失保留要求賠償的权利。我們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一切迫害华侨的活动，保証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释放无理被捕的华侨，惩办对华侨行凶的暴徒，并且切实尊重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外交部部长陈毅关于坚决支持 古巴革命政府1962年10月28日的声明 給古巴共和国駐華大使館临时代办 雷希諾·佩德罗苏·阿尔达瑪的复照

古巴駐華大使館临时代办雷希諾·佩德罗苏·阿尔达瑪同志
代办同志：

我荣幸地收到了你在1962年10月26日交来的照会。我完全同意照会中所說的，美国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武装封鎖是对伟大的古巴人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爭取和維護民族独立的人民的猖狂进攻，是威胁世界和平的罪恶行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抗議美帝国主义这一严重的战争挑畔，并且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美国政府这一次悍然宣布对古巴实施軍事封鎖，并且疯狂地准备对古巴进行軍事进攻，显然是企图从侵犯古巴的主权、削弱古巴的国防力量开始，以便进一步达到它蓄謀已久的扼杀古巴革命的卑鄙目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在美帝国主义长期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鎖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人民的殖民統治。中国人民以十分欽佩的心情看到，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的严重的战争挑畔，英雄的古巴人民已經在他們伟大的領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的英明领导下，紧急动员起来，准

备迎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进攻。

现在，美国政府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疯狂地准备对古巴进行直接武装侵略；另一方面为了麻痹古巴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斗志，又虚伪地表示提供所谓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很明显，美帝国主义这种阴险狡猾、反动透顶的“两手策略”是骗不了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古巴人民的。

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在1962年10月28日发表的古巴政府声明，美国除了必须立即撤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以外，还必须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停止对古巴的一切颠覆和破坏活动，停止对古巴的海盗攻击，停止侵犯古巴的领海和领空，撤出它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并把它归还古巴。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声明提出的每一项要求，都是完全正确、完全合理的。只要美国还没有同意和履行这五项要求，就不能认为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有任何价值。

现在，美帝国主义甚至连对古巴的武装封锁都还没有撤除。尤其令人愤慨的是，美国统治集团的喉舌竟然认为古巴提出的要求不会在大国解决古巴危机中起什么作用。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言论。古巴的命运掌握在古巴人民的手中，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手中。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古巴政府提出的五项正义要求。古巴人民完全可以相信，不管在怎样复杂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古巴的独立和主权决不能谈判，古巴的自由和权利决不能拿来作交易。我们相信，全世界任何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支持古巴政府这一神圣的立场。

古巴人民目前所面临的斗争，是艰巨复杂的。但是，伟大的古巴人民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锻炼出来的人民，是在革命烈火中久经考验的人民，是有着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光荣传统的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古巴人民的革命是从七支步枪开始的，既然古巴人民在过去能够从七支步枪发展壮大起来，并且打垮武装到牙齿的巴蒂斯塔反动政权，那么现在，已经站起来了的七百万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的坚强领导下，也一定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美国侵略者。古巴人民既然能够在过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和推进革命的事业，也就一定能够在今后继续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援下，更高地举起光辉的革命旗帜，排除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古巴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美帝国主义对你们的挑衅，就是对我们的挑衅。代办同志，我愿借此机会向你重申，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七百万兄弟的古巴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

代办同志，谨向你，并且通过你向英勇的古巴人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陈毅（签字）

1962年11月1日于北京

国务院命令

（不另行文）

1962年11月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19次会议通过，任命：

李光耀为财政部农业财务司副司长，江冬为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司副司长，江冬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

李玉池为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

张洪涛为农业机械部基本建设司副司长；

范心然为地质部计划司副司长，苗禾丰为地质部探矿工程司副司长；

方深为水利电力部生产司副司长，陈志远为水利电力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筱湖为水利电力部参事室副主任；

谢云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卢耀武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交际司副司长；

喻德渊为长春地质学院院长；

张云为广东省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定石为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一民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副厅长，何启明为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谢南石为广东省物价局副局长，徐瑞为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林克泽为广东省物资厅副厅长，刘枫为广东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王嵐为广东省对外贸易局副局长，陈石为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王維为广东省农业厅厅长；

杨黎原为云南省人民委员会财粮贸办公室副主任，马孔智为云南省商业厅副厅长，

陈桐源为云南省财政厅副厅长，孟家珍为云南省粮食厅副厅长，张嘯天为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张若谷为云南省对外贸易局副局长，赵培宪为云南省农垦局副局长，薛文林为中国人民銀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张高林为云南省丽江专員公署专員。

免去：

謝云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第一司副司长的职务；

朱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文化参贊的职务；

李玉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阿富汗王国大使馆参贊的职务；

郭曼果、侯甸、黄中强的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职务，曾定石的广东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朱荣的广东省农业厅厅长的职务，王維的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的职务，林昆的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副局长职务，郭大同的广东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的职务，徐瑞的广东省肇庆专員公署专員的职务；

陈可大的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职务，王玉如的云南省人民委员会财粮貿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张嘯天的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职务，謝芳草的云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职务，王耀富的云南省丽江专員公署专員的职务。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11月3日

国务院命令

(不另行文)

1962年11月10日国务院全体會議第120次會議通过，任命：

张允为铁道部吉林铁路局副局长；

孙舒平为交通部基本建設总局副局长；

馮秉銓为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金光均为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

尙远志为河南省商业厅副厅长，董凤熙为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

黄序周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許金彪为湖北省工业厅厅长，徐达三、王

祥、初丹木、李震远、郝国藩、庞永胜、楊廷昌、陈新乾、李业伍为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李炳南为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馬达为湖北省手工业管理局局长，李守宪、王泽江为湖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治为湖北省对外贸易局局长，貝彬卿、董紹明、余能胜、赵明珍、馬公瑾为湖北省对外贸易局副局长，宋中洲、李岩性为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朱奋为湖北省輕化工业厅副厅长，肖萍为湖北省劳动厅副厅长，霍震为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赵鶴巢、罗林、朱見香、蔣霞波为湖北省地质局副局长，顾亭、刘永清为湖北省建筑工程厅副厅长，王华庭为湖北省电力工业厅副厅长，徐启明为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任子衡为湖北省农垦厅厅长，赵春和为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楊勇广为湖北省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刘彬为湖北省物资管理局副局长，楊耕夫、陈复兴、齐瑞棠为湖北省燃料工业厅副厅长，麻佩三、高开元为湖北省档案管理局副局长，賀有年、麻佩三、辛少亭、李儻、潘哲夫、胡忠民、陈克非、康朴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王文波为湖北省襄阳专员公署专员，石源为湖北省恩施专员公署专员。

免去：

张允、温宗学的铁道部成都铁路局副局长职务；

楊森的长沙铁道学院副院长的职务；

董凤熙的河南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的职务，安伯康的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的职务，胡紫青的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

李飞的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盛北光的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段钟南的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庄果的湖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宫雨屏的湖北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刘济蓀、謝文生的湖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潘自强的湖北省粮食厅副厅长的职务，丁銳、苏涌的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的职务，馬达的湖北省輕化工业厅副厅长的职务，方明的湖北省地质局副局长职务，宋益三的湖北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张水泉的湖北省农垦厅厅长的职务，方西的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职务，王平的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职务，甄解放的湖北省恩施专员公署专员的职务，夏克的湖北省襄阳专员公署专员的职务。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11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秘书厅印发